

國民黨周刊後題

章士釗

昨郵者將國民黨周刊十餘冊至。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黨本部之所編布。張博泉居覺生鄒海濱謝慧僧諸君之論著咸在。蓋赫然該黨右派之機關紙也。愚迴環讀之。根觸百端。請先刺取所陳近情及要義如下。

一、國民黨裂而爲二。一左一右。左派由共產黨尸之。右派則以西山會議之分子爲其眉目。西山會議者、即前年會於先總理靈前。布揚黨義。決清內奸者也。與會人物。因悉爲廣東政府所不容。放逐殆盡。惟戴傳賢（即戴天仇）諂附俄人鮑樂庭。得長中山大學而已。（周刊排擊戴君最力）

一、依周刊言之。蔣介石並非左派。而左派之首領。固爲汪精衛。文中所詆爲陰險詐滑之小人者也。去年三月二十日廣州政變。即汪蔣兩人權力消長之大關鍵。先是粵中黨人。有孫文主義學會及青年同志會兩派對峙。前者擁蔣。後者擁汪。蔣時領軍。汪時領政。蔣信汪而靳與合作。汪危蔣而去之爲快。海軍局長李之龍汪之爪牙。倚勢傾蔣特顯者也。所布機阱尤密。蔣派海軍將官歐陽格密言於蔣。蔣大怒。不經委員會議。以己令突免李職。檄格往代。同時調隊布防。儼然以行苛疊遠自任。汪懼。宵遁。凡汪黨皆自去。蔣置不問。此即所謂三月二十日之變也。蔣事後爲人言曰。『是變也。與法國大革命經過之一段情形絕相類。內容如何。』

惟俟我死後。發布我所與同志書及數同志平昔談話。始得明瞭。』（見第卅九期漫談中）此可想見當時之嚴重意味矣

一、蔣介石已雖非共產派。而爲共產派逼拶特甚。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其尤也。現國民黨之軍力。及於長江。左派藉勢齟齬本黨反革命及不革命之分子絕嚴。而右派仍欲倚『蔣同志』之力。執行清黨大業。見智見仁。恍如射覆。（周刊曾引蔣公斷可我父足使丙戎僕內庸職妻使職驂乘二人卒同弒懿公故事爲蔣危蓋謂三月二十日之仇共產黨所必報而共產黨人之布於蔣之左右者其地位猶不止於僕御也云云

一、右黨所擬之黨略。爲奉天軍退回東三省。江南駐軍退回北方。將軍事告一結束。開國民會議。宣布五權憲法。一依憲法上之軌道。奠定國基。蓋五權憲法者。彼且篤信爲最新式之民主政治組織。中山先生之『大發明』。一方豫防政黨之腐敗。一方保障人民之完全自由者也。一、以黨治國。夙爲中山主張。但意義不如外間所傳。張君博泉曰。『國人勿誤解以黨造國。即是以黨專政。以黨造國。是一時。並非永久。蘇俄共產黨專政。意大利法西斯專政。乃是封建政治復活。表見人類自由之末路。尤而效之。罪又甚焉。故吾黨絕非主張本黨專政。凡如是主張者。即是否認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中山先生儼猶健在。以全國人信仰之深。可以說到訓政二字。今日且無人足言訓政。何況專耶。』張君又曰。『東方人民不知自由爲何物。同志當注意如何發揮人民之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諸自由。如謂革命時期。只許國民黨人說話。不許他黨他派張口。此是違背革命公理。非吾黨之素志。』（見一月一日特刊）此外爲黨

治疏解者。尙有多篇。可驗該黨之純正態度矣。

一、張君又曰。『中國今日革命。純爲國民建國問題。並非世界革命。吾黨自同盟會以來。向不受國際牽制。獨立自主之地位。毫無損失。今日不得。因與蘇俄稍有提携。而遽受第三國際之指揮。須知國民革命。應全力注重國內新政治之建設。必因而引起國際戰爭。殊屬無謂。故凡外國肯進行不平等條約之廢除。當然可與友誼協商。絕無拒絕一切之理由。』外交政策。如此鮮明。蓋懲於俄人鮑樂庭等之跋扈而然也。

一、至針對黨人近來愚工愚農之行動。張君又言『一般與工農不相關之人。假借勞工與農民運動。以命令式脅迫方法。操縱工農之每日生活境遇。訓至一部分失業者橫行於社會。秩序騷然。產業停滯。流民日增。勞力與資本雙受其害。』斯亦切深著明之論斷也已。

一、有郭聘昂及袁子敬者。黨人中效忠三民。排擊共產。在武漢一帶運用工潮。勳績最著者也。北伐軍始抵鄂時。郭等籌備歡迎。正急切間。黨部忽指爲反革命分子。投之於獄。至今未出。周刊論此事頗痛。以爲共產黨之大反動。行且爆發。蔣介石張靜江譚延闓之徒。息息有繼爲郭袁之虞

一、綜觀周刊前後語調。憤慨之氣。透於紙背。其警句曰。去一滿清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爲禍之烈。較前尤甚（孫甄陶論）。推其病原。一歸於汪精衛『革命的向左去。』一言。

依上種種。吾人非國民黨員所起之感想。亦得分別言之如下

一、國民黨在民國元二年間。固一豁達善容之大黨也。自感黨內人材不足。且其所謂人材者。亦適於破壞而未適於建設。故孫黃以降。一面虛衷求友以厚其力。一面願將政權在相當期間以內。悉付於人。而已從容培養。以靜俟瓜期之至焉此其用心之純。立態之正。實堪敬慕。無如北方軍閥。不善迎其機。而進步黨人之褊狹傾巧。亦必因勢割滅敵黨以爲快。遂乃激起國民黨什匿克之心理。黃力盡懈。孫胸日狹。瀾與瀾相續。遷流至於今日之共產黨專政而未如之何。茲純粹之老黨員。頓悟厥非。恍一躍而回復豁達善容之風度。周刊所表各節。良足窺見一二。而黨外之優秀分子。常亦未忘前此應付黨人之誠義兩乏。尤覺今日非與真民黨傾心携手。亦無以定國是而拯民生。兩心相遇。機牙恰合。夙昔想像之清流同盟可期。

一、清流同盟者。洪憲時代反袁共用之名也。愚於甲寅雜誌著政力向背論。推言辛亥以來各黨同心合力之效率。且並爲之斷曰。各黨之力合。則國是粗定。否則國是立夢。近十年間之事象。大足表顯當時論證之未誤。是故今需全國一致之力。最岌岌矣。惜乎司機械之啟閉者。難得其人。愚甚願老國民黨出而承之。

一、蔣介石在兩三年前。社會知其姓字者且罕。恩怨二字。本說不著。而革命者。固人類天賦之權也。謂有道焉。取國命而新之。要國民以一時之痛苦。爲其酬值。此苟非迷於沉利者流。誰不樂與有成。惟聽命外人。藉詞共產。爲天下人所不能忍受耳。愚曩著論。論蔣中正北伐

事（時武漢未失）。即推言蔣從赤化。終爲全國共起聲討而敗。反而觀之。是即謂蔣與赤化無涉。其所立志業。天下人俱應從長計之。今南軍所爲。未足與天下以共信也甚矣。張居諸君。既謂蔣終爲同志。能立於蔣與社會之間。以一定之方策。爲之斡旋。解目前之倒懸。決未來之大計。當是愛國男兒之所尸祝也。

一、中山先生。民國之元功也。此不論何人。無所否焉。况吾儕戮力共命之士乎。惟推屋烏之愛。混人物之辨。因謂所立學說。賦有不隨時空變化之恆性。後之爲政者莫之能移。此匪直昧於愛國之道。即愛人之德。亦嫌未盡。何也。中山者國神也。事事爲國。未必事事爲己。彼所倡三民五權之說。在二十年前。可云斟酌盡善。而二十年來。中外共同感受之變故。與夫迺演遞嬗之政說。持較中山在東京民報社口講指畫時所懷想像。幾有霄淵不逮之差。孰而一之。謂曰此最新式之民主政治組織。此先生之大發明。中山有靈。揣其並不樂此佞語。而世間有唱中山學說爲盡謬者。此亦不然。中山者富有政治天才之人也。凡所理解。甚堅且銳。後來持說。大體亦莫能違。其主增彈劾考試兩權。尤徵特識。愚斤斤以爲言。特謂中山之根本理想。緣於所謂民主政治組織（即所謂德謨克拉西）。而民主政治組織。無中無外。在近將來決難更用耳。此點敢煩民黨慎思之。

一、以黨治國。今日難持之論也。是惟蘇俄與意大利之專政。足稱理實一致。今民黨否之。謂專政非其主張。則亦無過歐洲德謨克拉西下之政黨政治Party Politics而已。謂言治國。徒滋語

障。周刊中有何爲以黨治國一文。謂此之云者。特謂本黨主義。應行於國。黨外之人行之。與吾黨自行適同。初不必由國民黨執政也。如此則惑且愈甚。以愚所聞。黨之要諦。在己黨有一主義。同時假定他黨之主義。正與己異。而兩俱有益於國。己黨得勢。行己之主義焉。他黨得勢。行他之主義焉。各無所容心。各不加傾陷。相迭代用。政舉人和。是之謂黨德。今日不然。吾用事不用事。爲第二義。惟天下之主義。不得有二。執持吾主義往。好爵自賔焉可也。此乃以政爲市者也。此推傭兵之制。行於傭政者也。亦安所云黨者。由此可見黨之一字。嵌入吾國政典之中。實極不安。以後作政。諱言此義爲得。語曰。王道本乎人情。吾亦問人情何在足已。黨云乎哉。

此外愚於周刊。殆無間言。愚嘗謂爲國宣勞。有必具之德三。其人行己。爲公之量。多於爲私。一也。國學差有根柢。能審愛國何義。二也。有政治素養。並了然於最近政治得失沿革。三也。三德咸備。宜莫如清季之純正革命黨人。愚又發爲廢紀之論。謂民元來政情太雜。禁不可理。是宜在年曆上割去此十餘歲不計。而以今日緊接辛亥八月十九日。重行抖擻。開始建樹。愚此二論。譬若水流。頗謂於周刊同人。得爲一躍。同人勉之矣。抑愚猶有私焉。博泉者曩年吾家太炎鄰君威丹及愚。相與約爲兄弟。志存光復者也。威丹死矣。餘三人猶在。愚志行薄弱。固不足論。而伯兄爲民黨耆宿。學養深厚。每定大計。類能截斷衆流。通國同仰。愚意博泉應商約同人。相與歸之。此於定言定事。兩有大益。雖曰私之。天下公言。固亦不越此種也。

（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號民國十六年一月十五日）